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九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錢楊諸大老

適見諸鄉達尊老先生見示不勝皇悚表了凡進士
公倦爲民造福至意僕豈無人心者而不爲從吏之
錢使僕不思爲三吳之士庶計獨不思爲子孫計乎
始兵公見示以蘇松二郡條對僕覽之中有灼然可
裁者亦有勢不能裁者此見爲可裁而實那作他額

不肯裁者於可裁之中又有須兩臺奏請者亦有可
徑行者僕勸其奏請宜明經行宜速即勢有不能裁
與那作正額者亦開款咨部倘得寬一分民受一分
之賜即該部定執不允然後榜諭士庶知曉毋使表
君受德而諸公受怨至於兵公欲定擬畫一以爲十
年規則毋使每歲造冊官有詳畧之殊吏得上下其
手僕美而勸之何嘗敢有沮也夫言事者之易而當
事者之難易者之怯而難者之勇此恒情也撫公素
不通書札往來今忽以僕藉口則恒情之外所不可
測矣毋乃兵公之誤傳或撫公之誤聽乎哉不然彼

豈忍嫁禍不才使得罪於諸鄉達尊及士庶也謹當
露書以白兵公望日至郡謁撫公力從吏之苟不盡
心爲民請命者有如日適遭亡女之變草草不悉伏
祈照亮

王雲竹大叅

世貞無似辱從老伯於東省許之臭味之末間以職
事不能時執通家子弟禮盍至於今歎焉天助讒慝
奪賢者之用不獲使布之嘉隆間然八閩之地士子
瞻依如泰山北斗依稀元晦先生之在延建所伸又
孰多也家弟自閩還私幸獲侍几杖謂謾謾松下風

不減元禮而藹然春溫勝之即世貞甚妬其違而悔
昔者之鹵莽也敢因藩役人便聊布區區世貞積衰
成癩汨沒苦海似稍離去而離蟲之障猶在今亦且
付之亡是公矣陳林二年伯不敢草率通姓名便間
牽致聲不備

徐子與方伯

歲暮有宜城張簿者赴閩中一函不腆之書以附得
無浮沉否唯是閩之於勛楚也則豈惟風馬牛之不
相及而足下之專使者耳矣淪淪二章以寵光我母
論餘

情即不佞五十非天墨墨苟生耳幽憂之

抱盡於自述及荅家弟長篇今錄上當爲我一酸鼻也示新稿讀之雄辭麗字層出而饒氣或中稍有蹊徑者小訂之即堪入梓不佞一序便是岑樓寸木何足增高而卷卷於伯玉兩言者欲破世人標榜之疑也然無乃蛇而足乎哉子相專祠足徵友道不墜非足下不能作此振人眼鼻事僕亦安敢居薄立就一碑辭付去力或可相藉不朽耳家弟有長安之役褰帷二華蓮花間足稱壯遊要其過此一會相與登岑頂亦大奇也足下得無色飛否拙集四月未可全就今先寄藝苑二十五卷盛事異典述六卷又駁書

畫家二種皆是佐兄塵尾之資餘具別楮不一

不

三口兩客小稀遂能草鸚鵡賦以語此鳥即展翼歌
舞冠中五萱花畫聳備極美俊促喚充叟爲傳神書
此賦以貽足下如携過豫章與德甫用晦諸王孫共
和詠之此間亦當遂吳中名俊成此一段佳話也山
園書畫成索不暇囑悉徙諸書名畫古器充之披覽
之餘焚香燕坐佐以清茗得二十年不作禪穢客足
死矣是下方散張君嗣苦見之爲撫掌一大笑也麗
人計亦當有行幸時念幻身無常觀不然樂天游虎

丘結語亦可暫充例耳阿敬聞已捧表而東故不復
爲寄音潘中丞及德甫用晦書幸郎致之德甫不能
無望中丞拂拭中丞長者然亦須慙慙差得強前兩
畫如不稱可發來成則以價轉付其人近又見伯起
有冷啟敬仙奕馬和之國風二圖却佳弟恐直大昂
耳却上觀音一軸可送內子禮供是方便法門第一
品也餘物將微意不一

又

方宴坐焚香念足下而使者將手教與貺儀種種至
矣知已抵洪都任叟及侍姬俱安隱爲尉德甫尚屏

跡耶郎十載分袂聞足下到宮殿及於堂皇安忍濡
滯也用晦尋當孺首諸王孫爭自媚不得則相如小
遲之亦佳且今年又熱至前月晦始鮮卉園裏石花
竹來近人而爲文字之後所苦未暇時應之此段碌
碌幾與簿書無大異僕恒謂山栖是勝事稍一榮戀
則亦市朝書畫賞覽是雅事小一貪癡則亦商賈杯
酒是樂事小一徇人則亦地獄好客是雅事一爲俗
子所嫉則亦苦海吾與足下皆多生業障未即易擺
脫奈何奈何近得明卿書意殊廓落其守爲吾州楊
仁甫極相推挹同守則張羽王也乃約以今月望後

訪我海上計必道洪都與二三兄弟轟飲也家弟以
前月入京不免折腰更三五日計可免矣德甫似無
復暢理足下但留神少爲三徑之資如何白鸚鵡益
馴警前所盡果未盡美今仍勒尤老一紙僕爲書賦
補後不知可備篋笥否

徐孺東

僕生平不自量妄意欲整齊一代史事以竊附於古
作者之後於國家大綱及名公卿將相忠義孝友儒
林文苑之類十已庶幾七八獨念不能得所謂循吏
者即稍得之視班范所記寥寥不能稱會自奉先師

教輟意不復措手而暴年辱公惠然過我竊聆所陳
顓經濟大畧私心異之既而公布幣而以令先公之
誌銘請始悅然而若有觸則令先公句容之政蓄之
心者二十年矣而不能悉以故自別後輒敢以書奉
促而公方拮据三輔稻田使者未暇也昨以先君子
追卹事謝兩臺至句容句容之父老誦之若新也蓋
未幾而公之教與事狀至矣僕生平作誌銘不能二
千言獨與令先公遂倍之耶不敢自詭惇史將以致
區區執鞭之慕而少慰仁人孝子之用情然以質諸
事狀則挂漏謗劣不可名其愧公耶必以災木當偶

事狀傳之勿孤行也三輔自石晉至宋皆委以與虜
廢爲芻秣漁獵之地間有不得已而爲漢兒口腹計
者亦僅二麥黍稷之屬播種其中聽天自活而已元
之後至正時始有建議辟畫如公者行之未久而輒
中沮舌今事若合一轍昨得顧益卿中丞書益深痛
其明效之已見而大績之莫繼也雖然天果有意於
社稷斯民耶必終以此事付公不然而亦必有繼公
而興者勉旃自愛康生云公此歸且閉關與定宇太
史作蒲團行逕甚佳第定宇旣不出而繼峯洪陽又
嗣公而去位鄒司郎前請告斗牛之分鬱然劍色第

不念廟廊之上遂空群耶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可歎
可歎大貺拜嘉却有薄附將意不一

莫子良方伯

徐長孺來道我公向道之篤因得承動履清豫蓋未
幾而使者至矣披手書誦之更隲所聞於長孺者第
謂八子爲魔計窮檐石夫九子魔母耳八子乃逐魔
父耶長君才藝柳吳興所不敢望多取造物故蹶霜
蹄仲季之間有勿藥者公之未竟其在茲乎第一切
眷屬往往緣聚等之萍值則太踈援之肝膈則太密
公文學名世而不涉綺語歟歷多載而不雕太樸位

等常伯而名冠隱逸跡混朝紳而籍列丹臺郎不必
生佛世誦大乘經已是辟支果位人唯畧於小粘滯
者加擺脫而已僕苦海中一賈客也風浪所窘方虞
身命遇導師示路易於迴楫當時棄家室謝名勢外
若有可觀者而今且一歲餘矣凡事未盡祛凡情未
盡洗蒲團三尺地與魔共之以此凜凜恐負 師真
豈能有毫髮餘潤足相爲耶唯是聞之師黃庭云百
二十年猶可還此是上古氣完質厚之世今則不爾
蓋下壽以後此皮囊無復可藉若因而別有所采又
自貽伊戚意者外却累身內却累心使湛然惺惺不

昧因果當自有受用處耳近來肉食人談般若但作
有爲却是梁武帝初年證不滿達摩師一句也窮子
作活只在目前獻之波斯藏中徒資笑喙秋暑未蠲
強飯自愛

又

昨者賢叔子在顧以翁之手教大貺來謂至雲陽而
返徒使人想像紫氣於晉陵錫山間而微有傳仙跡
乃在金陵市門又云有見之者貞以故數從叔子郎
再三奉訪而不可得賢非右軍乃煩張廌苦竹之避
貴豈豫章更勞何點後門之逃耳悵且慚惟翁天錫

難老遂躋八袞名德之重豈減平原政復不以浮榮
軒輊耳貞爲手足之變情事不紓且從冗如蝟俟小
間當具一卮言且修斗酒尺絲之敬茲具聊伸奉候
而已秋氣漸深若是自愛

王家馭

蕭齊一飯遂不能操舫艫從祖道客後也意長者置
我於跡外耳天中壯游木鐸所過固不待封人而後
識著易龜疇之地於盈虛消息有遐觀焉何必悻然
以一歸爲快也向者 仙師傳受簡長公龜勉從事
所不自安者其辭之沓拖委瑣不足發揮大道中間

靈真化靖之跡或虞以漏泄見嫌耳不謂流入臺瑱
間作暮夜贄也 仙師如日月縱阿修羅掌亦不能
障之寧况兩么麼如僕與長公俱久棄人間事一瓢
一笠何地不可容所惜此曹子作調達生人無間耳
不惑之說外似推借賢者伸其勦辨實欲離間人骨
肉使之內訌公既著誠身後長公復推腹言表僅僕
以一哂佐其間而已家弟在秦中亦鬱鬱思歸鄙意
則謂與公俱少緩投劾使圭角融盡徐徐議之何如
野人且欲焚筆研而復蟬緩此紙殊增惘然秋暑白
愛